

帛也乃使巫以桃茆先袂殯楚人弗禁
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
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
矢以除其災也葦茭傳曰萑葦有藂呂氏春
秋湯始得伊尹袂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
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
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
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
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

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雉雞

俗說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

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

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

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土氣也用其

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雉著門雌著戶以和陰

風俗通八

卷十七

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

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為犧也山海

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

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

刺痲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

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

死辟惡也

殺狗磔色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菑菑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臘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臘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臘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

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襄於戌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祖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癘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芄芄棫樸薪之禋之周禮禋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禋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不長尺二

寸爲人像行者櫛篋中君者別作小屋齊天
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
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上有懸義恠神第九

敢不飲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
羸露攻心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
闕視問心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
事思惟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弒仲尼不許
將鈴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瑩不從桑林之
復有蚺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
遂解其之厥咎嚮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
威名焉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恠者

子稱土之恠爲墳羊論語子不語

謹按晏故采其是著者曰恠神也

日聞而世間多有見恠驚怖以自傷者

人不勝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

於閨使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

子曰公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

曰請反神委蚺者也唯霸王乃得見之於是

陰也日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之祖父擲爲

三日公復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

風俗通 赤弩照於桎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
禮天子其日便得宵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
大夫 沿萬端不為愈後邴因事過至宣家
諂也又 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邴還聽
賊薦氏良久願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
子路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
崇而晉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
災自取夷憚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
物莫能

疑也孔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力亂神 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

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闔

謹按管 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

長如也 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

士者 夢與二日闔不勝恐必死也占

所謂也 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

桓公欣 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

反今以 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

也晏子教臣對
占夢者以臣之
則不信矣此上
吏而使兩縣
不蔽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
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
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
晏子不為奪人之功占夢者

謹按漢書朱肅
也宿衛長安年
擅恣章私忿之

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
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
嘗入侍宴飲章為酒

曰臣將種也請
進歌儻已而復
曰願汝父知田
乎曰臣知之深
鉏而去之太后
拔劍追斬之而
軍法斬之太后
也自是諸呂畏

得軍法行酒有詔
曰請為太后耕田歌大
若生而為王者子安
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
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
報曰有亡酒一人臣
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
憚雖大臣亦皆依之
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

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其殺誣訟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蕃之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為病者哉子令以為章本封宋虛并食此

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為

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

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

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宋

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

淫祀糜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

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

崇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我黔黎

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九禁申

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正若私遺脫彌彌
不絕主者疑截嘆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
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
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
飲禋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
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器弊朝廷旰食
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飢則損自今聽歲再
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
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借失

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浚適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
爲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
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
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
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
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
筮民一以牛

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取斷為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

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為縣曉諭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勅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鮑陽有於田得麈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麈者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正處有頃其

往不見所得麤反見鮑君澤中非人道路惟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樹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粟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施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

石賢士神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

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暑熱行疲頓
息石人下小憩遺一片餅去忽不自覺行道
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餅客聊調之
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
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
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
轂擊帷帳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
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沫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

說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
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
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量不借挂柴後
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中皆亡取
之又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
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聶家來非
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為審父母諸弟妻姪
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

相追漢直願見其家
其鬼也愴悵良久漢
未且悲且喜凡所聞
也鬼者歸也精氣消
氏用明器般人用祭
也子貢問孔子死者
知之由未晚也董無
於鎬京子以為桀紂
湯武之衆古事既察
食甚於畜生凡菜肝
精多有生之最靈者
而割裂之哉猶死者
直為狗鼠之所為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
信以為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
牀上顏色服飾聲氣
教誠事有條貫鞭撻
如婢皆得其過飲食

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是三四家
益馱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朴殺之
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朴殺之以血塗
門戶然衆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
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
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
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
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恠恠復云
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
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
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掾
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
龍司徒掾凡變恠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
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證察
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
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

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言士修身乃即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廢彘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燥剋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

當聖君道為及明視之則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

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謂詛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恠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食設按欵有不清塵土投汚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篋中起衣物燒盡籠故完婦女婢使恣亡其鏡數日堂下中有人聲言汝鏡女孫年二四歲亡之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葬下啼若此非一

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以言家當有老青狗
物內中婉御者益喜與爲之誠欲絕殺此狗
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
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
其厲獸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廟
已有恠物其後郡待奉掾宜祿鄭竒來去其
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竒初難之
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欲白樓下

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妻
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
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訖之乃
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不
失之家即持去竒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
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夫
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
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

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使上未寘樓鐙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耳既寘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挈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劔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劔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日發樓屋得所鬣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鱉今死亡沂江而上到嶠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爲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爲恠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隲今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六七血出客驚怖歸其事

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
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
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
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
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
同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
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美如此其禍
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恠夔魍魎物惡能
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恠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爲議郎發綬
笥有二赤蛇可長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
許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
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
爲名復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鴻卿意
威名解實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
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
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燒虎

之勢後爲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
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虵與
內虵聞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爲而
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爲變恠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爲司徒長史五月
末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
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以莫
之壁自如故還昧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
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爲說鄉人有董彥興
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願索隱窮神知化
雖眚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
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
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
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踧踖頗能別
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
君當有恠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
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北行

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恠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恠神第九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尚書成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

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
在廬江瀟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熟
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
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
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高嵩者高也詩云嵩
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
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
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德
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
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
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
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
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
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六備嶽者埆功考德然
陟幽明也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
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
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
嶽同江出蜀郡湔流互徼外崕山入海詩云
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
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入海
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
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
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太傅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為四瀆
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
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為九流
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
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棣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
士往而不能反禮祀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
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

南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
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裘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
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
早麓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
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
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兆京
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
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
傳曰般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
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般在弘農澠池縣其
語曰東般西般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
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

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爲丘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爲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關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

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雒北芒坂即爲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印名之爲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會有秦野晉有秦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邾鄭有圃田周有焦漢濩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秦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

餘祁在鄆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
紂為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
曰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
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
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莞蒲
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
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
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
澤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
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
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沛者草木之茂
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且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川澤所仰以漑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波皆以漑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與鋪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稷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

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為楚是也鴻溝在
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
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